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 研究成果交流会 论文集

朱成山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QINHUA RIJUN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CHENGGUO JIAOLIUHUI LUNWENJI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

中国顾问：高兴祖 孙宅巍 杨宗仁

日本顾问：松冈环 北山敏博

山内小夜子

主 编：朱成山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合肥

## 前 言

为了探讨和交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98年8月15日至16日在南京召开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参加研究成果交流会的中、日两国专家学者30余人,提交的论文有10余篇。

该会规模较小,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多,但质量较高。每篇论文都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某个侧面,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且具新意。例如,《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的屠杀与遇难者尸骨的掩埋及其发掘》一文,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址新发现并发掘遇难者尸骨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首次公布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屠杀中的栖霞山难民营和南京农村的惨状》一文,系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从对日军在南京郊区暴行的揭露着手,加强南京大屠杀史个案研究的新思路。《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一文,则是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运用在日本发现的详细资料,揭露日军在南京文化掠夺的暴行。

该论文集由朱成山主编,参加编辑的有段月萍、刘相云、刘燕军、常嫦。同时,这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还得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日本“铭心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南京大屠杀60周年活动全国联络会”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 序 言

高兴祖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战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占了北京和天津以后，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包围中国军，中国军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击。12月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南京守军激烈抵抗。12月13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

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从外地逃来的难民进行疯狂屠杀。总计被集体屠杀者19万人，被分散屠杀者15万人，被害总数30万以上。在占领后的1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日兵还斩断了她们的躯体。抢劫、破坏和放火使南京的三分之一化为灰烬。南京四周100公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是这个情况。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立即对这一案件进行审理。对这一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战犯，分别被这两个法庭判处极刑。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在中国、日本、美国和德国又发现了许多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如，

1984年,南京市在城区和部分郊县调查,发现当时还健在的幸存者、目击者1700余人,他们都提供了血泪斑斑的证词,其中600余人的证词已整理出版。在中央档案馆还发现了原日军中佐太田寿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供词,仅他所属的南京碗泊场司令部,就销毁尸体10万具,其他部队销毁5万具,合计共销毁15万具。与此同时,在日本发现了血洗南京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他在日记中说:“若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之方针,就须将他们统统予以处置。”这并非中岛师团长的独断专行,而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命令。还有原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如东史郎、增田六助等,把自己在南京战场上的日记、手记公之于众的。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进入90年代,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了纳粹德国驻南京使馆的外交文书,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达190余页。1991年,在美国又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牧师避开日军耳目拍摄的日军暴行纪录片,长达半个多小时,是迄今所保存的重要的日军暴行原始动态画面。还发现了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的日记和该院负责管理与财务的麦考伦牧师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奇的日记等。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发现了贝茨文献,其中有大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材料。1996年12月,又通过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公开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西门子洋行代表拉贝的日记,共2000余页。他们都目睹并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暴行。还有在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发现的材料,其中掩埋尸体的数字,与南京慈善团体红十字会的掩埋尸体的数字惊人地一致。特别是在美国解密的日本外相广田发给日驻美大使的电报中,发现了日军在南京等地屠杀了30万人的内容。这份电报是日本外务省1938年1月17日发给其驻美使馆的,发报人是当时的

外务大臣广田弘毅。

所有这些，都一再证实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判决的正确性。然而，在日本国内，却始终存在着有一股图谋抹杀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逆流。二战后，随着国际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逐步为日本公众了解，许多正直的学者纷纷起来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一些旧军国主义者虽心犹不甘，也不敢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评价又沉渣泛起，翻案风愈演愈烈，重点之一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70年代，他们大肆散布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说。80年代，又鼓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不仅否认暴行，而且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比70年代更为猖獗。90年代，更通过东京地方法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一些内阁成员和政界要人也不断出面，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1993年8月，自民党“报答英灵议员协会”、“遗属议员协会”、“大家一同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还成立了有105名自民党议员参加的“历史研讨会”（委员长是前防卫厅长官山中贞则，秘书长为被绞死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次子板垣正）。从当年10月至1995年2月先后20次请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随军慰安妇“虚构”论的学术界右翼代表人物作歪曲历史的报告，每次纠集50余名国会议员听讲。其后，将所有报告结集，以《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为题，于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由展转出版社出版成书，发给自民党议员人手一册。他们认为，要更改教科书中已有的有关记述，必须进行“新的斗争”，但自民党公开出面会招致“误解”，要向学者“提供资金等，援助其活动”。于是，1995年1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结成“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充当起右翼理论领导的角色。叫嚣要克服东京审判史观，对已经写入日本侵略等内容的教科书大肆攻击，说“充满了对日本的恶意，贯穿着黑暗的自

虐史观”，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随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记述。藤冈以“自由主义史观”为名，行“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之实。1996年12月，又纠集右翼分子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会长是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在《产经新闻》、《诸君》、《正论》、《周刊新潮》等报刊发表文章，进行新一轮的攻击。

日本的这股逆流，遭到日本国民和有良心的正直学者的严厉批判和强烈谴责。日本“铭心会”（“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实行委员会”），就是在13年前日本首相于日本投降的8月15日以公职身分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和亚洲国家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该会每年8月15日组织会员到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悼念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各国遇难者。至今，已经是连续第13年到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悼念活动了。“神户—南京心连心会”也是连续第2年8月15日来南京举行悼念仪式了。他们队伍日益壮大，在日本组织了“南京大屠杀60周年活动全国联络会”，分别在东京和大阪成功地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京提黑灯笼游行”等一系列活动，还分别在东京、大阪、广岛等7座城市开办“南京大屠杀热线电话”，深入采访，征集到了十几种原日军士兵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日记，这些日记的主人都以各自的亲身经历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中国方面也再次寻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他们的证词进行了公证。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址，还发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累累白骨。在这样的基础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日本“铭心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共同组织了中日两国30多位专家学者，于1998年8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学术交流会。会上提供的10余篇论文，质量很高。这是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继续，也是对目前在日本猖獗一时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

南京大屠杀一案是经过国际法庭判决,并且是日本赖以独立的旧金山和约中规定日本必须接受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又不断有大量史料证实。日本鼓吹“自由主义史观”的右翼分子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其结果,一如“铭心会”北山敏博先生在论文中所说的:“他们的归宿最终是撕毁旧金山和平条约,退出联合国,再现日本的国际孤立。”



## 目 录

前 言	(1)
序 言	高兴祖 (1)
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的屠杀与遇难者尸骨的掩埋及其 发掘	(1)
南京大屠杀中的栖霞山难民营和南京农村的惨状	(25)
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	(35)
西方新闻媒介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49)
论南京大屠杀称谓、规模和地域的争议	(7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30 万及名录的再研究	(78)
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	(86)
谎言掩盖不住事实——批驳日本反动电影《自尊——命运 的瞬间》炮制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谎言	(115)
“自由主义史观”的背景及其用心所在	(120)
今日东史郎审判的意义与现状——尊重历史的人,为历史尊 重	(136)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与日本企业对劳动力和资源的掠夺及日军 对战俘和劳工的屠杀——以南京浦口三井码头的强制劳 动为例	(143)

# 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与遇难者尸骨的掩埋及其发掘

南京城西的江东门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本世纪30年代末,这里不仅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的场所,也是遇难者尸骨丛葬地。80年代中期,因为在这里发现了遇难者的遗骨,江东门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立馆之地。1998年4月,这里又发现部分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江东门再次为世人关注。

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南京大屠杀史当然涵盖江东门集体屠杀;从点和面的关系来讲,加强对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与遇难者尸骨掩埋及其发掘的个案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集体屠杀及遇难者尸体 掩埋历史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考证

### 1. 当年江东门地形地貌的考证

江东门位于南京城西水西门外,是明代南京都城外郊西南部城门之一,有水道经过北河口入江,因位于长江东侧而得名。

在南唐以前,长江主航道大约在今天的莫愁湖、上新河、江东门、三汊河附近。后来,泥沙堆积,沙滩面积不断扩大,上新河、江东门一带成为陆地。在30年代,以江东门为中心,东至水西门,西至上新河,北至下关的三汊河,有莫愁湖等大小湖泊和池塘,一条

河横贯其间,形成了一个较为荒凉的三角水网地带。从水西门至上新河为5公里,江东门在中间的2.5公里处。其间有一条公路,汽车从水西门出城,可直通上新河,一些村落散布在路旁。江东河边芦苇丛生,周围的池塘有不少,当地有些百姓以采集茭儿菜、种植莲藕谋生。日军进入该地区时,有不少人就躲进芦苇荡里,有的甚至隐蔽了几个月之久。

江东河上有一座桥,名叫江东桥,始建于宋代。相传,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即在此桥附近。此桥为南京西部重要交通枢纽。

距离江东桥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初建于1930年,又名“军政部军人监狱”、“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老百姓称之为“军法处”。监狱座北朝南,东西、南北各长约200米,呈正方形,面积约有40000平方米,能够同时关押1400余人。监狱周围有围墙、铁丝网,沿着围墙的四周还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沟,将监狱包围。

## 2.1937年12月日军在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江东门是当年侵华日军大屠杀的重要地点之一。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写道:“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藉志其哀,悼念死者,兼勉后人,热爱祖国,奋发图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 (1)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江东门一带的交战情况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击,谷寿夫的第6师团猛攻中华门。与此同时,为切断南京中国守军的退路,第6师

团的步兵第 45 联队从西善桥出发，经棉花堤、上新河、江东门，再北上下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称：“10 日，第六师团命令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14 日到达下关。”<sup>①</sup>中国守军与日军 45 联队在棉花堤、上新河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对此，田中正明在《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中有不少记载，现摘录如下：

11 日夜到 12 日晨，与驻守在上河镇（应为上新河）的敌人交战。攻占该镇的第十二连在这次未曾料到的苦战之后，丧失两名排长，士兵伤亡二十四人。敌人遗弃尸体约三百四十具。

13 日拂晓，第十一连和高桥义彦中尉率领的山炮、工兵各一个排总共约二百五十人，与从城内逃出来的约一万五千名中国部队在上河镇北侧的堤坝（应为棉花堤）上展开了遭遇战。经过用山炮点射和近五个小时的白刃战，除连长方大茵之外，我方还伤亡八十人。由于救援部队的到来，敌人弃尸而逃。所遗弃的尸体数是，堤坝上约两千三百具，江边上约一千具，基于这一战功，第十一连荣获了师长发的奖状。

13 日早晨，第七连（即中队）在江东门与从水西门逃出的敌人遭遇。我方排长岩间战死，连长日高负重伤，此外还伤亡三十人。敌人遗弃尸体六七十具。

成友营长率领的第十二营 13 日早晨从江东门出发前往下关途中，在三汊河又与城内逃出来的敌人遭遇。战斗中，我方伤亡十余人，敌人弃尸约一百余具。

如果把田中正明所说的“敌人弃尸”的数字加起来，可以算出在江东门一带，中方军队战死的共有 3800 余人，其余的均成为日军的俘虏。日军第 6 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军情报告》中，就当时

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

## (2)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俘虏和平民

不保留俘虏是日军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从不少日军官兵的日记中得到证实。早在 1933 年 1 月作为“机密”文件发行的教科书《对支那作战法》称：“支那人非特户籍法不完善，其兵员中亦浮浪者尤多，能确定其存在者甚少，故即使将其杀害、或释放于他地，当不会成为世间之问题。”步兵第 23 联队的一个士兵在 12 月 15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碰到大约 2000 名无路可逃的中国佬，打着白旗排成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沿道绵延而跪，简直成了天下奇观。（我们）好像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sup>②</sup>日本著名学者洞富雄认为，谷寿夫所说的“万余敌人”中无疑混杂着很多俘虏和平民百姓。一般平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是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sup>③</sup>上述田中正明所列举的 3800 余名“敌人弃尸”中，也肯定有不少俘虏和平民百姓。

事实的确如此。教导总队的士兵乔祖贵队伍溃散后，逃往下关受阻。他亲眼看见向江东门方向逃跑的十来个老百姓，全被日军击中。乔祖贵躲入一间空房未被发觉，得以幸免。<sup>④</sup>刘世海所在的第 87 师驻守在雨花台，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开始退却、瓦解。刘世海等人败下来后，从城南跑到城北，企图渡江，但江边没有船只。后来，刘世海与四五十人一道，经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见许多尸体横陈路边，除了当兵的以外，也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一处有 7 具尸体，都用铁丝穿了锁骨连

在一起,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女的鼻孔中塞着两发没打过的子弹,7个人都是被刺刀刺死的。<sup>⑤</sup>在江东门,刘世海一行人也没逃过劫难,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给日本兵看,对日军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个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刘世海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他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旁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刘世海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他身上压着两个死人,他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他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他躲进了洞中……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50多人,只有刘世海一人幸存,脖子上留有刀疤约10厘米长。

### (3)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扫荡过程中的狂捕滥杀

早在12月7日,华中方面军即发布了分区扫荡的命令。虽然这个命令中仅提到城内扫荡,但在城外的扫荡也大规模地进行着。从《华中方面军南京城内外扫荡区域要图》(14日前后)中可以看到,以江东门为中心的大约3平方公里的区域,正是日军第45联队第3大队负责扫荡的区域。

日军对于扫荡有不少规定。同属第10军的第9师团步兵第6旅团“关于进入城内的旅团命令”就包括“南京城内扫荡纲要”。上面说:“逃跑之敌,据判断大部分换成便衣,所以,凡有可疑者,悉数检举,在适当位置监禁。”在“关于实施扫荡注意事项”中说:“青壮年都可以看作败残兵,或是便衣兵,要全部逮捕监禁!”<sup>⑥</sup>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大肆搜捕,到处抓人。“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手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sup>⑦</sup>江东门一带的居民大多是农民,他们的手上不可能没

有老茧，很多人成为日军搜捕的对象。现住江东门积善一队的邱荣贵在江东门就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检查，邱荣贵曾为日本兵当过挑夫，拿到一张日军写的路条，得以幸免。住江东乡新农村的蒋前富回忆说：“1937年冬月十四日上午，有两个日本人到汪明志家门口找花姑娘，在门口的草堆里找到一套中国兵的军装，日本人把军装给王德明穿，一看他穿得正合适，就说他是中国兵，当场就把王德明打死了。”<sup>⑧</sup>

日军在江东门以搜捕中国兵为名，胡作非为、大开杀戒。徐学玉当年19岁，他记得：“冬月十一日早上，日本人在电台端着枪，对我打来，子弹从我肩上擦过，打中我后面一个人，只听‘啊’的一声，后面的人就倒下死了，我也受了伤。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叫我趴在地上，问我是不是中国兵？我说不是中国兵，日本兵便打我，对准我的头打了一枪，我头一偏，子弹从头边擦过，至今还留有伤疤。后又踢我三脚，当时我动也不敢动，如果动了，他们就要把我打死。”<sup>⑨</sup>家住江东乡北圩村的季永松也有类似的经历，冬月十三日他遇到日本兵，日本兵问他是不是中国兵，他说不是，是种地的，日本兵根本不听他的辩解，仍然认为他是中国兵，他的头上被打了一枪。<sup>⑩</sup>

日军还大肆强奸妇女，朱有才亲眼看见本村丁家的女儿因为不肯被日本兵奸污，跳到河里，日军又逼她的哥哥去拽她上岸，她哥哥自然不肯，结果她哥哥与父亲均被杀害。他还看到本村戴家兄弟被日军戳死，蒋家兄弟也被日军杀害。

农妇陈万珍曾亲眼目睹日军在江东门附近的积余村，残忍地将一批难民活活烧死。她说：“冬月十二（即12月14日）这一天上午，日军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积余村附近王华明家里。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难民。过了一会，日军又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桌子卡在人头上面，然后在桌子上加上干柴点燃，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兵走后，

我去找伯伯，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里。”邱荣贵也记得这次屠杀，他说：“积余村王华明、王月德家有百十名中国难民，全都捆绑着，被日军打死，尸体堆在房后的大茅坑里。那天，我也被日军抓去，后来跑了……晚上我出来时，那百十名难民全死了。”

江东门地处城郊，比较偏僻，同时又是通往江边的要道。当时，有不少外出避难的人滞留于此。张从贵那时家住宝塔山，由于日本人到处大肆屠杀，被逼无奈，在日军占领南京几天后，只好外出逃难。在路过江东门时，被日本人抓住。他说：“走到江东门桥上时，从桥边的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我们同行而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划脚，叫我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事。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日军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们九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内，逼我们全部跪下。两旁各站着一名日军，以防我们跑掉。另有九个日军，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身上刺。第一刀正刺在我的腰部，因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衣，这一刀没有刺着我的肉。第二刀正刺到我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没一会工夫，由于流血过多，我昏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日军也就以为我死了。到了深夜，我苏醒过来了，借着月光，我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周围一片血迹。我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动静，我猜想日军大概都睡觉了，就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沟里。我又忍着伤痛，爬了一里多路，在一块坟地里歇了一会儿，看到周围有稻草，就抓了一些垫在地上，就地躺下。由于伤痛，实在睡不着，熬到天亮，看到一些难民从这里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宋米氏，当年住在牌坊街173号。日军攻入南京后，她与丈夫宋昌仁一起逃难到江东门西街头的一间草房子里，这时房间已经住了十几个难民。后来，她的丈夫和其他男子，全被日军枪杀了。



宋米氏回忆说：“第二天下午约三四点钟，来了一个日本兵。当时我抱着孩子，丈夫抱着两床毯子，那个日本兵东张西望了一下转身走了。隔了一会儿，冲进来三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兵，端着枪，把所有的男人都赶出了屋子，留下女人、孩子在房内。我丈夫他们被押到附近菜园地的池塘边，沿塘边的杨柳树站着，被日本兵用枪一个一个地杀害了，尸体都倒在了池塘里。女人们看到自己的亲属被害，都哭喊着要冲出去，日本兵用皮鞋踢，还放出狼狗来。杀完了男人后，又把房子锁上，点起火，想烧死女人和孩子。幸好此屋有后门，我们才得以逃生。”

刘福根，家住茶亭东街，他回忆说：“当时日军在这里有一个连，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亲戚项良明和他的儿子项连生，躲在我家豆芽房。日本人来抓民夫，抓到项良明的儿子项连生，他不愿意去，日本人就用枪托打他，当时他的衣服也被抓破了，项连生还不愿意去，日本人就往死里打。我父亲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本人也沒放过他。我父亲刘保荣、我大舅李保田就这样被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sup>①</sup>

#### (4) 日军在中央军人监狱的屠杀

当时，中央陆军监狱里面关押了不少被日军抓获的俘虏和难民，这些人都被日军凶残地杀害了。家住积善村的邱荣贵曾挑着两头猪，跟着日军到监狱门口，他亲眼目睹大批中国军人和难民被屠杀的情景。他说：“日军叫我跟着他们走，刚到江东门军法处门口，日军叫我把猪放在门口场上，这时我看见有一千多名难民被日军从监狱里绑出来，从江东桥头一直排到凤凰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军；他们手持刀枪，只听日军军官一声嚎叫，日军就用刺刀往这些无辜的中国难民身上乱刺，上千名中国人倒在血泊之中……”邱荣贵的鞋子上全是血，后来血干了，他不得不把它扔掉。

刘修荣当年 16 岁，他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的俘虏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他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间约 1 公里长的距离之内，